

外国电影剧本选

悔悟

〔苏〕 德加·德加列什
阿夫里·阿夫里
柯瓦里·柯瓦里
柯瓦里 译

星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4 年 1 月

外国电影剧本丛书

悔 悟

〔苏〕 纳娜·贾涅利泽
坚吉兹·阿布拉 著
列瓦兹·奎谢拉瓦
李钧学 译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0年 北京

内 容 说 明

这是一部关于罪与罚、忏悔与醒悟的寓言式影片，同时也是苏联第一部用荒诞、超现实主义的手法来表现时代的影片。这部荒诞的悲喜剧强烈地抨击了那些无视法制和民主的掌权者和那些残害人民、践踏人们的基本权利的独裁者，表现出作者对历史的深刻的哲理性反思，启迪着人们站在历史的高度对现实和未来做出思考。本片在1987年第40届法国戛纳电影节上荣获特别奖。本片在苏联曾被禁映数年。

责任编辑：无 意

封面设计：接祖华

悔 悟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

宏伟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987×1092毫米1/32 印张：2.25插页：6

字数：42000 印数：1000册

1990年2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106-00242-9/1·0026 定价：1.20元

色片

苏联格鲁吉亚电影制片厂出品，1984年①，彩
巴拉台里
卡希·卡夫萨泽饰米哈伊尔·科里舍利
伊娅·尼尼泽饰古莉科·阿拉维泽
梅拉布·尼尼泽饰托尔尼克·阿拉维泽
苏联格鲁吉亚电影制片厂出品，1984年①，彩
导 演：坚吉兹·阿布拉泽
摄 影：米哈伊尔·阿格拉诺维奇
主要演员：阿夫坦季尔·马哈拉泽饰瓦拉姆·阿拉
维泽及其子阿维尔·阿拉维泽
赛纳布·博茨瓦泽饰凯切万·巴拉台里
(爱称凯蒂)
凯切万·阿布拉泽饰尼诺·巴拉台里
埃季舍尔·吉奥尔戈比阿尼饰桑德罗·
巴拉台里

① 本片摄于1984年7—12月，1987年1月29日在苏联公映，同年5月在第40届法国戛纳电影节上获特别奖。

省城旧区的一角。

远处传来吉他声，古老的华尔兹舞曲宛转动人。马路上出现了一辆敞篷的四驾轻便马车，打破了宁静的气氛，渐渐驶近，在一所小房子前停下。

马车里走出一位身穿华丽锦缎裙衣的美女，轻盈地登上一张专门摆在窗下的小椅子，敲了敲窗户。

凯蒂·巴拉台里捧着一个专门为她定做的漂亮的大蛋糕走到窗前。她跟往常一样微笑着把蛋糕递给年轻的美人。

马车驶远了。街上恢复宁静，忧伤的华尔兹舞曲又清晰可闻。

凯蒂·巴拉台里的小房子里摆满了五颜六色的大蛋糕，这种仅仅在童话里才有的蛋糕上面安着一座座奶油做的古老圣殿，圆顶上还立着十字架。这所陈设简单的房子的主人是位面目清秀，却显得十分疲惫的少妇。她动作娴熟、麻利，三下两下便做出一个个金黄的十字架、碧绿的圣殿圆顶和一朵朵紫红的玫瑰花。

凯蒂的邻居穿着草绿色军大衣，没带肩章，舒舒服服地半躺在安乐椅里，贪馋地把圣殿的圆顶往嘴里塞。突然，他的目光遇到报纸上一张加黑框的照片。

“天哪，多么不幸！”他举起双手轻轻一拍，大声

喊道。

“出什么事了，阿波隆？”

“一个多么伟大的人离开我们了！天哪！我的天哪！”

“他是你亲戚？”

“比亲戚还亲！我再也没有比他更亲近的朋友了！”顾客不停地嚼着圣殿的圆顶，哭哭啼啼说着。

凯蒂戴上眼镜，饶有兴致地端详这张照片。她脸上掠过一丝诧异的影子。

“你真有福气……”她意味深长地说。

“我的幸福完了，亲爱的瓦拉姆死了！”

“不管怎么样，你认识这个人总算你福气……”

……洁白敞亮的大厅沉浸在一片红色的石竹花海洋里。大厅中央安放着显贵瓦拉姆·阿拉维泽的灵柩，墙上挂着死者的巨幅照片，相框上蒙着黑纱。

灵柩旁站着死者的亲属：他的儿子阿维尔·阿拉维泽，他也象父亲一样登上了权势的顶峰；阿维尔漂亮的妻子古莉科和死者唯一的孙子，十七岁的托尔尼克。友人站在他们两旁。

前来吊唁的人脸上都现出哀伤的表情，但这并不能完全消除他们庄重威严的仪态，更何况今天他们身处大人物出殡的隆重场合！只有托尔尼克一人的眼睛里凝聚着真诚的悲痛。

灵堂里人满为患，吊唁者川流不息。人人都急于表明这件丧事也使他本人悲痛，因为遭到不幸的不只是阿拉维泽一家，还有全市，也许还有全国。

要知道，死者不仅是一家之长，他还是一位伟大的政治活动家。

吊唁的官员排成一列，从阿维尔跟前走过。他们一个赛过一个争着向阿维尔阿谀奉承：

“我们市再也不会有这样的市长了，永远不会有！”

“我们失去了一个多么杰出的人物呀！”

“多大的损失呀！”

“我向你深表哀痛！”一个大胖子握着阿维尔·阿拉维泽的手说道。“为什么不把他安葬在先贤祠里呢？大概是他本人不愿意吧！瓦拉姆真了不起！他总是那么谦虚。”

“瓦拉姆没有死，他没有死！”阿波隆在人群中喊道，“他的灵魂在这里，跟我们在一起，它翱翔在我们时刻呼吸的空气里！”

阿维尔的一个朋友快步走到他跟前，在他耳边低声说了句话。阿维尔的表情顿时就变了。

“他来了！”阿维尔激动地向聚集在这里的人打招呼。

一阵惊慌不安的低语声在人群中掠过。所有人都整理衣装，挺身直立，恭候贵客光临。

大厅里走进一个异常矮小的人。他留着胡子，衣着古怪，由四名彪形大汉保镖。所有人都必恭必敬地给这个侏儒及其随从闪开一条路来。

“大人，多谢您的光临。”阿维尔向他深深一鞠躬。

“我们的恩人采列措万岁！”阿波隆在人群中跼

起脚来，好叫大家都能看见他，大声喊道：“先生们，咱们给他鼓掌！”

全体鼓掌。侏儒采列措欣赏了一阵对他的热烈欢呼，然后以威严的手势让情绪激昂的众人安静下来，不慌不忙地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事先拟好的悼词，开始宣读：

“女士们，先生们！再过几分钟，就要敲响永别的钟声，我们将埋葬祖国的伟大儿子，灵魂高尚、头脑聪颖、心地善良、人人爱戴、最受敬重的瓦拉姆·阿拉维泽！你们大概很多人都注意到死者生前友好送来的花圈上有一句激动人心的睿智的挽词吧：‘有时一名死者强似千名生者’……这句话表达了我們每个人的思想感情。亲爱的瓦拉姆优点甚多，无法一一列举。但有一点我不能不予指出：他具有化敌为友，化友为敌的非凡天赋！是的，这是上帝的选民所特有的禀性！”采列措举目仰望，略一沉吟，便充满激情地朗诵起来：

“这灵柩就象一张瑞典式体操桌，
安放在宽敞的大厅里。

人脸在混浊的镜子里失去光泽，
但死亡是不存在的！……只有
罪孽肉体的翻滚和死前的恐惧。

你终身劳苦^①，现在安息吧！愿你归土^②为安！”

①②

[上帝]对亚当说：“你必终身劳苦，……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生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圣经·旧约》“创世纪”第三章。

——译者

于是所有满怀崇敬心情聆听侏儒采列措致悼词的人齐声高唱祖国颂，犹如宣誓效忠死者未竟的事业一般。

殡葬开始。

首先，从阿拉维泽豪华的官邸里抬出花圈和花篮——无数的红色石竹花宛如滔滔河流通过敞开的楼门不断涌入花园，那里有喷泉、凉亭、草坪和温室。接着，送殡者捧着死者遗像走下大理石台阶。后面是灵柩，人们举起手托着它走下来。出殡行列向墓地走去。

墓穴盖上了泥土。

阿拉维泽的遗属——阿维尔、古莉科和托尔尼克离开墓地。阿维尔的四名密友追随其后。

“‘他将离去，却另有他人来到这鲜花盛开的世界……’”一位密友象演员一般朗诵起来，此人长得颇象一条干鱼。

大胖子附和道：“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大家都扑哧一声笑了。

夜去昼来。

阿拉维泽家里一片寂静。只有古莉科的卧室里亮着灯。她正对着窗间镜往脸上抹雪花膏。阿维尔躺在床上抽烟。

“你那心上人怎么不肯光临，连葬礼也不参加？”古莉科撇着嘴嘲弄他。

“别胡说八道!”阿维尔皱起眉头。

“不过，没有她，一切也很顺利。”古莉科伸伸懒腰，脱下睡袍，钻进被窝……

“我的乖孩子，不幸的孤儿，我可怜的爱维尔。”古莉科跟丈夫亲热，蹭了他一脸雪花膏，逗引着丈夫跟自己亲热一番。

“你怎么啦？别胡闹！”阿维尔发火了。“这张相片怎么搁在这儿了？”

瓦拉姆带黑框的相片靠在墙角里。

一丝不挂的古莉科不乐意地下了床，显出优美的曲线，她随手把相片往大衣柜顶上一扔，又回到丈夫身边。

正在亲热的夫妻低声说着情话，突然传来看家狗的一阵哀叫。

“这该死的东西叫什么？”阿维尔吓得心惊肉跳。

“你躺着，我去瞧瞧。”古莉科披上睡袍，到院子里去了。

过了一会儿，忽听她狂叫起来：

“爱维尔！”

爱维尔从楼里跑出来：

“出什么事啦？！你怎么啦？！”

古莉科吓得半死，脸抽搐着，她喊道：

“别去那儿，那儿……水池边……树底下……”

爱维尔冲向水池，突然止步，象是被雷惊住了似的。死去的瓦拉姆双手叠置胸前，背靠树干站在那里。

墓地之夜，一片漆黑。远处射来一道微光。渐渐显出几个人影。阿维尔的四位密友扛着瓦拉姆的棺材走来。阿维尔在前面打灯，领着一声不响的出殡行列。他的儿子托尔尼克也在旁边。他们好不容易才挤过坟墓铁栅栏之间的狭道，把棺材放进墓穴，重新用土埋上。

又是一个清晨。古莉科起床后，走到窗前，拉开窗帘。她的脸又吓得变了样：

“阿维尔！你瞧……”她狂喊。

死去的瓦拉姆还是双手叠置胸前，仍站在花园里那棵树下。

警察局长、侦查员等官方代表以及记者和摄影师仔细地检查现场。阿维尔的四名密友也在。

“这尸体应予以逮捕，”警察局长厉声说道：“是谁头一个发现死人的，在什么情况下发现的？”

“古莉科头一个发现的。”那个长得象干鱼的高个子说。

警察局长做出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向阿维尔家的楼房走去。古莉科迎面走来。

“您好，尊敬的古莉科。”

“您好。”

“您是什么时候发现他的？”

“我早晨醒来以后就看见这苦命人背靠着树站在那里……”

“这个死人必须逮捕！”

“什么？要逮捕他？”

“是的，这对于查清案情来说是必须的。您不用担心，一小时以后我们就把尊敬的瓦拉姆完好无损地交还给您。”

“那就这么办吧。”她同意了。

阿维尔的四名密友着手“逮捕死人”。

“一定要带手套！”侦查员拦住他们，把白手套递过去。

带上白手套的几双手把瓦拉姆的尸体塞进一辆套着两匹枣红马的监狱灵车里。

“这是什么年头啊，”大胖子爬上灵车，刻薄地说。“连瓦拉姆本人都被逮捕了！”

四位密友在灵车里嘿嘿笑起来。

“嘘！”他们中间一个呆头呆脑的家伙嘘了一声。大家都安静下来。灵车出发了。

一辆奔驰牌小轿车停在阿拉维泽家门口。阿维尔下车后朝古莉科走去。

“怎么样？去过了？”她焦急地问道。

“去过了。”

“结果怎么样？”

“没接见我。”

“我早料到了。准有人抢在我们前头告了密。”

趴在隔壁楼房阳台上的阿波隆喊道：

“我最尊敬的邻居阿维尔！难道您真指望他们帮忙吗？”

“那您说我该怎么办？”阿维尔不客气地回了他

一句。

“我给您出个主意：您在坟上装个铁笼子，铁门上挂把锁，上了锁把钥匙往兜里一装就万事大吉了！看谁还有本事挖！”

瓦拉姆的坟上装了个铁笼子，门上挂了一把仓库用的大锁。阿维尔的四位密友欣赏着自己的活计。到处都少不了的阿波隆也在那儿忙活。

“狮子关在笼子里了！”他自鸣得意地大声说道。“现在看谁还能碰他！”

阿维尔轻蔑地瞪了阿波隆一眼，然后猛然转身，快步走出墓地。

“连埃及法老都没有这样的金字塔！”阿维尔的一位老是愁眉苦脸的密友意味深长地说，又极不显眼地向那三人眨了眨眼。

清晨。阿波隆穿着短裤衩和背心在阳台上浇了花，开始活动手脚。他无意中朝邻居家看了一眼，立即呆住了，含糊不清地哼哼道：

“瓦拉姆……瓦拉姆……”

死人瓦拉姆·阿拉维泽若无其事地坐在自家花园的长凳上，双手仍然叠放在胸前。

入夜以后，墓地上响起了摩托车的吼声。以局长和阿维尔为首的警察带着警犬和一大批武装警探包围了瓦拉姆的坟墓……托尔尼克背着所有人，拿着双筒猎枪躲在一块墓碑后面。他是为了捍卫祖父

的荣誉而来的，因为竟有人亵渎他的遗体，多次把他从坟里挖出来！

警察局长满怀忠于职守的豪情给下级发布命令：

“一组人隐蔽在那座坟后面。没有我的命令一步也不准离开，大家都听我指挥！不准吸烟，不准讲话！各就各位！”

警察局长的一名部下走到阿维尔跟前：

“阿维尔，这一次局长先生亲自出马……”

“是的，他真够朋友，见我有难便拔刀相助！”

“我说，阿维尔，你有没有瞧见墓地后面亮着灯的房子？”

●“嗯。”

“我有个亲戚住在那里。他听说我们要在这儿守一夜，离他家只有几步远，就给我们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那又怎么样呢？”

“我们不去，他会见怪的！”

“怎么？！抛下坟墓不管？”

“我们留人值勤……半夜以前反正不会有人来的。就算万一有情况，他们也会喊我们的！怎么样？”

“我不知道……你问局长去吧。”

“这么说，你同意了？那我就问他去啦。”他说完这句话，便消失在黑暗中。

过了一会儿，响起警察局长的声音：

“菲利普！梅利通！”

二人飞快跑到局长跟前：

“到，长官。”

“你们瞧见那座房子没有……那座亮着一盏大灯的房子？”

“瞧见了！”

“现在我们上那儿去，一有情况，马上喊我们，明白吗？”

“明白了，长官！”

托尔尼克注视着这一切。他又怕，又冷，但主要是为祖父感到难过。他瞧着眼前的这出喜剧，更加紧握着手中的猎枪，倍加警惕地注视暗处的动静。

菲利普和梅利通坐在一块墓碑上，不慌不忙地喝伏特加——他们当中一人想得周到，带来一瓶白酒。

“‘这倒霉的生活真无聊，喝吧，醒过来再喝……’”菲利普慷慨激昂地朗诵开了。

梅利通踉跄着走到一边去解手，但是他细细地瞧了瞧墓上的碑文，突然喊起来：

“卢克列齐·塔古泽？！天啊，求您宽恕，卢克列齐……不能在这儿撒尿。他是个多么了不起的诗人！啊！诗人之王……”他又醉醺醺地嘟囔了几句，往远处去了。

菲利普对着瓶口，将剩下的酒一饮而尽，倒在地上睡着了……

……托尔尼克这个孩子张大眼睛从他埋伏的地方望着他们。

突然，一个穿着短棉袄、长筒皮靴，手里拿着铁锹的人出现在瓦拉姆·阿拉维泽坟墓前的小道上。

这个来历不明的人走到坟墓跟前便不慌不忙地挖起土来。

托尔尼克喉咙里一阵发紧。他慢慢地举起猎枪，尽量不出声音，瞄得准准的，扣动了扳机。那恶人应声倒下。

这一枪把菲利普从梦中惊醒。他举起枪来漫无目标地乱放一通。

警察局长带着手下人赶来。

托尔尼克发疯似地吼着向罪犯扑去：

“我掐死你，恶棍！”

周围的人好不容易才把他跟中枪倒地的那人拉开。

“把狗放出去不就妥了！”有人喊道。

在一片喊叫声、谩骂声和警犬的狂吠声中突然有人说：

“上帝呀……原来是个女人！”

法院开庭，审理指控凯切万·巴拉台里褻渎瓦拉姆·阿拉维泽遗体一案。法庭里挤满了阿拉维泽的亲朋好友。

审判席的长桌后面坐着头戴白色假发、身穿黑色长袍的法官。第一排座位上坐着受害者阿维尔·阿拉维泽和他的妻子，古莉科穿着袒胸的裙衣，外面披一条华丽的毛皮大披肩，他们自以为稳操胜券，因而举止傲慢，信心十足。

身披中世纪铠甲的武装看守将被告带上法庭。

她的外貌没有一点迹象表明她会干出现在指控

她的那种罪行。一身洁白耀眼的西装。白色宽檐帽。充满睿智又略带讥讽的目光。受伤的手用绷带吊着。脸上毫无恐惧或慌张的神情。一丝笑容掠过她的嘴角，表明她对自己所做的事感到满意……

诉讼开始。

“被告巴拉台里！”法官对凯蒂说。“预审期间您已经承认自己三次从坟墓里挖出死者，并把他放在遗嘱的院子里。现在您是否向法庭确认此事并承认自己有罪？”

“我确认此事，但不承认自己有罪。”

“但您在预审期间已经承认自己有罪。”

“这是胡说！预审期间我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有罪！”

“这是您的铁锹吗？”法官问道。

“是的，我就用这把铁锹把死人从坟墓里挖出来的。但是，从我胳膊里取出来的那颗子弹又在哪里呢？”

“这么说，死者是您挖出来的？”法官没有回答被告提出的问题，重又问道。

“是的。”

“这就是您的罪行。这个事实本身就构成犯罪行为。”

“是我挖出来的……但我不承认自己有罪。”

“坐下！我请您坐下并遵守审讯秩序。”

“审讯已经结束，”凯切万脸上现出一丝嘲讽的表情。“判决已经作出！”

“坐下！”法官不耐烦了。